

亲情

人间有情小说系列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Renjian Youqing



亲情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人间有情
小说系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亲 情(外国篇) 柳鸣九 编

责任编辑：徐海燕 江奇勇 装帧设计：陆震伟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375

插 页：2

字 数：290,000

版 次：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3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661—4/I·589

定 价：5.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柳鸣九

在外国文学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对亲属血缘关系的描写，温情脉脉的不及冷漠酷烈的多。

我们所说的外国文学，往往主要是指西方文学。最早，在古希腊文学中，至少有三大著名的悲剧是亲属血缘关系的悲剧：在埃斯库勒斯的名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阿伽门农王杀死自己的女儿以祭神，阿伽门农被害后，俄瑞斯忒斯又杀死自己的生母为父亲报仇；在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俄狄甫王》中，主人公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母亲为妻；在欧里庇得斯的杰作《美狄亚》中，美狄亚亲手杀死了自己两个儿子。我们知道，这三个大悲剧作家是古希腊文学的几根台柱，而希腊文学则是西方文学的开端，是西方文学的灵感泉源之一，由此可以说，西方文学的亲情题材几乎就是以“酷烈”二字开篇了。

有了“开篇”，就会有“传统”。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由于各种原因，亲情题材在文学中没有得到大量的反映，但即使是在人情苏醒的文艺复兴时期，以经典性的文学名著而言，也出现了《哈姆雷特》中儿子与母亲之间的尖锐怨恨。到了十九世纪以后，由于文学本身的发展，题材范围的扩大与深化，写亲属血缘关系的作品大为增加，如果说，这些作品有什么主要倾向的话，那就是写出了亲情关系中的冷酷，同样仅以经典

文学名著为例，人们可以看到《红与黑》中索黑尔父子的冲突，《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老头对女儿的刻薄，《土地》中富安老头被儿子与媳妇害死、焚尸灭迹。到二十世纪，这个传统并没有终止。在奥尼尔的《悲悼》中，拉文尼亚与奥林姐弟，扮演了俄瑞斯忒的角色；在劳伦斯的《美妇人》里，儿子宣称决不原谅自己的母亲；而在巴赞的《毒蛇在握》中，儿子把母亲比喻为一条毒蛇，必欲把它掐死在手里。这种对严酷亲情的关注，在文艺创作中竟是如此突出，以至在七十年代，法国就出现了两部以历史上同一家庭血案为题材的著名影片：《我是比埃尔·李维尔》与《我，比埃尔·李维尔》。

当然，西方文学艺术中，把亲情题材描写得温情脉脉、和谐美满的，也大有作家作品在，而且也不乏不朽的名著杰作支撑其阵营，最著名的如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圣母圣子与圣安娜》、拉斐尔的《美丽的园丁》就是。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作品，都是在宗教题材的框架里一反宗教精神而表现人情味。为了对抗神性，就必须美化人性人情。当历史进入现代，上帝已经死去，上帝被人取代，人再也不感到神性对灵魂的重压后，以表现社会人生为己任的作家就往往更多地关注人类感情生活的严酷面，亲情的严酷面，而把温情脉脉的领域留给那些不想多触动人生凄厉的痛楚而宁可在这痛楚上涂抹缓解油膏的作家，那些满怀着天真善良的愿望而乐于弹奏安慰曲的作家，还有那些只想以皆大欢喜的故事，圆满的结局来博取低层次文化对象一掬眼泪的作家，偶尔也有杰出的作家进入这个领域，描写温馨、亲切、感人的亲情，但已不构成严肃文学中亲情题材作品的主流了。

从人类的亲情本身来说，它既是自然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亲情作为人亲属血缘关系，家族关系的产物，是自然人性的一种表现，是人际关系中最为自然、亲近、牢固的一种感情。但

家族家庭形式，在人类社会里又从来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亲情作为家族关系的感情形态，自然也就不可能不受客观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决定，它必然带有社会性，而不可能是完全纯粹的自然人性，它经常要被“扭曲”。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撕掉了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淹没在金钱的冰水之中，这是对资产阶级关系侵蚀了人与人之间天然连系的尖锐说明。过去，一些人一厢情愿地只把这种现象视为资产阶级内部的事，谢谢上天，这是他们的毛病，与我们无关。但马、恩指的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因此，上述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在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也就是一种泛阶级的现象了，也就是说，既存在于资产阶级的亲情之中也可能存在于其他阶级人物的亲情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这种自然人性异化的现象，那么，在其他形态的社会里、在其他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自然人性的亲情是否也可能淹没在不同于金钱利害的其他的“冰水”中？或为封建宗法的“冰水”，或为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冰水”，或为那种“冰水”都有那么一点的“混合冰水”？可怜的人类亲情，它从来都难免打上社会时代的烙印，从来都要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而或多或少有所失纯，有所扭曲，如果要正视社会与人生，如果不回避矛盾，文学艺术也就必然会对亲情中的严酷面有所反映了。

再从人的状况来说，人从来就不是《圣母圣子与圣安娜》中的天使，人是从动物变来的，人类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人性（包括亲情）也在人类文明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而日趋完美的，即使人性在这过程中完美了起来，人还有一些复杂的心理问题影响着亲情关系，尽管弗洛伊德学说并不完全为人们所赞同，但忌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忌母向父的俄瑞斯忒斯情结，毕竟不失为人类的心理现象。因此，如果文学艺术发展

到了要求自己深入地真实地表现人性人情的阶段，如果文学艺术要求自己在挖掘人的心理深度上有所作为，那么，势必就会对人类亲情中复杂而不单纯、分裂而不完整的方面有所反映了。

这就是外国文学中亲情题材作品具有严酷、扭曲、复杂、分裂、隐秘等等成份的缘故。这种情况似乎恰与中国文学艺术形成了对照，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里，很少见表现了严酷亲情的经典性名著《红楼梦》对贾宝玉与贾政关系的描写，可算一例。是否因为西方的亲情甚薄、人性失常，而中国的亲情深厚、人性完美？事情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兄弟阋墙、父子残杀的事多得很，而且已经作为历史事件而无法抹掉，只不过在中国没有出现作家或艺术家像列宾那样敢于绘制《伊凡雷帝杀子》式的惊心动魄之作，而考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学从来不是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那样以“描摹现实”为目的、而是以“载道”为目的以外，那就是三纲五常封建观念的作用了，如果有违人伦观念、触及一些可怕的东西，那恐怕就会招来大罪。这当然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状况，但几千年历史的积淀其威力仍是很可畏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可以说是人类对人际关系的一种理想，而它就是以老幼亲情为理想标准的。外国文学中那些严酷的成份是否有违这种理想？是否会产生骇世的、消极的效果？揭示矛盾是为了完善人生，暴露恶德是为了淳化人性，展现谬悖是为了认识必然，因而，这些对亲情中不纯面的描写，未尝不可起警世通言的作用，在我们这个不乏家庭亲情悲剧的时代社会里，将不无积极的意义。

本书的编选原则是不求亲情之纯，而从几个角度着手。赞颂同甘共苦、和睦温馨的亲情，有《少年抄写员》、《瞎子基罗尼莫和他的哥哥》、《美丽的青春》、《最后的净土》与《家》等；表现亲情中的矛盾与冲突的，有《老罗根姆和他的

特丽萨》与《橄榄园》，《一家人》是利害计较的冰水侵蚀了亲情的写照；《空中骑士》与《马特奥·法尔科纳》是写观念形态对亲情的支配与决定，或者说，是观念形态化了的亲情；《母亲大人》、《美妇人》与《我的恋母情结》，则是对亲情中心理深度的挖掘，如果没有二十世纪心理学的发展，这种小说恐怕是不会出现的。

愿这个小选本能引起对亲情这人类情感重要范畴的更多思考。

1991年4月12日

目 录

前言	柳鸣九
马特奥·法尔科纳	
	〔法国〕梅里美 1
空中骑士	
	〔美国〕毕尔斯 14
少年抄写员	
	〔意大利〕亚米契斯 21
一家人	
	〔法国〕莫泊桑 28
橄榄园	
	〔法国〕莫泊桑 55
瞎子基罗尼莫和他的哥哥	
	〔奥地利〕施尼茨勒 85
老罗根姆和他的特丽萨	
	〔美国〕德莱塞 110
美丽的青春	
	〔瑞士〕黑塞 133
美妇人	
	〔英国〕劳伦斯 172

母亲大人	〔法国〕莫里亚克 194
最后一片净土	〔美国〕海明威 265
我的恋母情结	〔美国〕奥康纳 329
我站在这里熨衣服	〔美国〕奥尔逊 342
家	〔美国〕厄普代克 353
自行车	〔法国〕卡拉费特 367

马特奥·法尔科纳

〔法国〕普罗斯佩·梅里美

出维契奥港向西北走，深入岛屿腹地，只见地势迅速上升。在巨石掩蔽、时而穿沟越壑的曲曲弯弯的小径上步行三小时后，就到了一片极其广阔的丛林的边缘。这片丛林是科西嘉牧羊人和一切触犯刑法的人的国土。要知道，科西嘉岛的农民不愿给地里施肥费事劳神，他们放火烧去一定面积的林木，如果火蔓延到不该烧的地方，那算是活该，爱出什么事出什么事去，反正在这块用它自己的树木灰烬养肥的地上播种准能得到好收成。麦穗摘去以后，麦秆就留在地里，省得费气力去收它。到了来年春天，留在地里没有腐烂的树根又长出密密层层枝条，用不了几年就长到七、八法尺高。人们称之为丛林的就是这种茂密的矮林。各种各样的乔木和灌木，任凭老天高兴，交错混杂在一起，构成这类丛林。只有手执利斧才能从中开出一条路来，而有些丛林是那样稠密繁茂，连岩羊都钻不进去。

如果你犯了人命案子，你就到维契奥的丛林中去。有一枝好枪若干火药和子弹，你就能太平无事。别忘了带上一件褐色的带风帽的大衣，既当被子又当褥子。牧人们会给你牛奶、干酪和板栗。这样，除去你必须进城补充给养的时候，你就不用害怕法庭或死者亲属了。

一八××年我在科西嘉岛的时候，马特奥·法尔科纳的家

就在离这座丛林半法里路的地方。他在当地算是颇为殷实的富户，靠着羊群的出产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他那些牧羊人象游牧部族一样赶着羊进山四处觅食。在我即将叙述的故事发生后两年我见到他时，他看上去至多不过五十岁。请你想象一个矮小然而结实的汉子，短而鬃曲、象煤玉般乌黑发亮的头发，钩鼻，薄嘴唇，又大又有神采的眼睛，象皮靴翻口一样黑里透红的脸色。他枪法之神妙就在他神枪手辈出的家乡也号称一绝。比如说，马特奥从来不用霰弹打岩羊，而是在百二十步开外只一颗子弹就把它撂倒，说打脑袋就是脑袋，说打肩头就是肩头。他夜里使枪象白天一样得心应手。人们曾对我讲过他这么一手绝招，对于没到过科西嘉的人来说大概简直难以置信。在八十步开外点上一支蜡烛，放在一张碟子大小的透明纸后面，他瞄准后，让人吹灭烛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呆一分钟才开枪。四次里面有三次他能把透明纸打穿。

马特奥既有这等本领，自然名声大振。人们都说这是个忠诚可靠的朋友、令人胆寒的敌人。此外他乐善好施，在维契奥港地区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可是人们说他在科尔特（他就是在这里娶的妻室）曾经极其干脆地打发掉一个情敌，这个情敌也是公认的一个情场上和战场上的可怕对手。至少人们都认为有个黑枪是马特奥打的，这一枪打中了正对着挂在窗上的小镜刮脸的情敌。案子平息后，马特奥结了婚。他的妻子吉乌赛帕先给他生了三个女儿，这使他大为恼火。后来终于得了个儿子，取名福尔图那托：这是全家的希望，他的姓氏的继承人。几个女儿都结了好亲，她们的父亲在必要时可以指点女婿们的匕首和火枪。儿子刚十岁，可是已经显示出可喜的禀赋。

秋季的一天，马特奥很早就和妻子同去丛林中的某个空地察看他们的羊群。小福尔图那托想跟他们一起去，但那个空地太远，况且家里也得有人照看，因此他父亲没让他去。我们将

看到，他是否该对此感到后悔。

他已经走了几个钟头，小福尔图那托正逍遥自在地躺在太阳底下，他凝望着蓝色的远山，想道：下星期天他要上城里伍长①叔叔家吃饭，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思路。他站起身向发出枪响的平原方向转过头去。一连又是几声枪响，枪声时疏时密，而且越来越近。最后，从平原通往马特奥家的小路上出现了一条汉子，头戴山里人爱戴的尖顶软帽，满脸胡须，衣衫褴褛，拄着枪艰难地挪着步子。他的大腿刚才中了一枪，

这人是个逃犯，他夜间去城里买火药，半路上中了科西嘉轻步兵②的埋伏。他奋力抵抗之后终于脱身逃走。士兵们穷追不舍，他从一个悬崖到另一个悬崖不时开枪还击。但他没能和士兵们拉开距离，而且他的枪伤使他无法在被追上之前躲进丛林。

他走近福尔图那托问道：

“你是马特奥·法尔科纳的儿子？”

“是的。”

“我是吉阿内托·桑皮埃罗。黄领子③们在追我。把我藏起来，我走不动了。”

“要是我没得到爸爸准许就把你藏起来，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你做得对。”

“谁知道呢？”

“快把我藏起来，他们来了。”

① 伍长原为科西嘉岛的那些公社起义反抗封建领主时推举的首领。如今对于因其财产、联盟和拥护者而对本区拥有影响和某种事实上的治理权的人，人们仍时常称之为伍长。——作者原注。

② 这是几年前政府建立的一支部队，负责与宪兵部队共同维持治安。——作者原注。

③ 当时轻步兵的制服为褐衣黄领。

“等我爸爸回来吧。”

“叫我等他回来？活见鬼！他们再过五分钟就追到这里了。好啦，把我藏起来吧，不然我就杀了你。”

福尔图那托毫不在乎地说：

“你的枪没有上子弹，腰包^①里也没有子弹了。”

“我有短剑。”

“你能跑得和我一样快吗？”

他只一蹦，就到了来人够不着他的地方。

“你不是马特奥·法尔科纳的儿子！你就让我这样在你家门口被人抓走吗？”

孩子看来被这句话打动了。

“假如我把你藏起来，你给我什么东西？”他走了回来，问道。

逃犯在腰带上挂着的一个皮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五法朗的银币，这大概是他留着买火药用的。福尔图那托一见银币就面露笑容，他抓过钱来，对吉阿内托说：

“你什么也甭怕。”

他马上在屋子边上的一个干草垛上挖了个大窟窿，吉阿内托躲了进去，小孩又把窟窿堵上，使他既能呼吸到一点空气，又不让人看出草垛里藏着个人。他还想出一个相当巧妙的、野人的诡计。他去抓了只母猫，连同一窝小猫，放在干草垛上，好让人以为草垛刚才没人动过。然后，他发现靠近屋子的小路上有些血迹，便用尘土仔细盖上。干完以后，他又泰然自若地躺在阳光底下。

几分钟后，一个军士长带着几名穿褐衣黄领制服的人来到马特奥的家门口。这个军士长与法尔科纳沾一点亲（大家都知

① 这是一种皮腰带，既可作子弹盒又可作钱包用。

道，在科西嘉岛，人们认亲戚关系比别的地方都认得远得多)。他叫蒂奥多罗·冈巴，是个十分干练的人，那些逃犯都害怕他，他已经抓走了好几个人。

“你好，小表侄。”他走近福尔图那托说道，“你都这么大了！刚才你看到有人过去吗？”

“哦，我还没长到您那么大呢，表叔。”那孩子傻乎乎地答道。

“会有那么一天的。告诉我，你没看到有人经过这里吗？”

“我看到有人经过这里？”

“是的，一个戴着黑色尖顶绒帽，衣服上有红色和黄色绣花的人。”

“一个戴着尖顶帽，衣服上有红色和黄色绣花的人？”

“是的，快回答我，别尽重复我的问题。”

“今天早上神甫先生骑着他那匹马皮埃罗经过我们家门口。他问我爸爸好，我说……”

“啊，小坏蛋，你在耍滑头！快告诉我吉阿内托到哪儿去了，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我肯定他是走的这条路。”

“谁知道呢？”

“谁知道？我知道你看见他了。”

“睡着的时候能看见走过些什么人吗？”

“你刚才没睡，淘气鬼，枪声把你惊醒了。”

“您以为你们的枪有那么响吗，表叔？我爸爸的火枪比这响得多。”

“见鬼去吧，坏小子！我知道你准看见吉阿内托了，也许还是你把他藏起来的。得了，伙计们，到这屋里瞧瞧咱们找的那人在不在里面。他就剩一条腿走路了，这家伙很有头脑，决不会企图这么一瘸一拐地走到丛林，何况血迹到这儿就没有了。”

“爸爸会怎么说呢？”福尔图那托冷笑着说，“如果他知道有人在他出门的时候进他屋子，他会怎么说？”

“小无赖，”冈巴军士长揪着他耳朵说，“你不知道，只要我乐意就能叫你变个调门说话吗？也许用刀背揍你二十下，你就会说出来了。”

福尔图那托依旧冷笑着。

“我爸爸是马特奥·法尔科纳！”他用夸张的口气说道。

“你知道吗，小滑头，我可以把你带到科尔特或者巴斯蒂亚去。我叫你蹲地牢，睡在麦秸上，带着脚镣。要是你不说出吉阿内托·桑皮埃罗在哪里，我就让你上断头台。”

那孩子听到这些可笑的恫吓大声笑了起来，他还是说道：

“我爸爸是马特奥·法尔科纳！”

“军士长，”有个轻步兵悄声对他说道，“咱们可别得罪马特奥。”

冈巴显然十分为难。他低声和士兵们交谈着。他们已经搜查过屋子，这并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因为科西嘉人的茅屋只有一间正方形的房间。家具也就是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几个衣箱以及若干打猎或家庭用具。小福尔图那托抚弄着他的母猫，似乎对轻步兵们和他表叔的狼狈相感到幸灾乐祸。

有个士兵走近草垛，他看到了那只母猫，用刺刀漫不经心地捅了下草垛，耸耸肩膀，仿佛对自己的过分小心感到可笑。草垛毫无动静，小孩的脸上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的神色。

军士长和他的士兵自认晦气，他们已经在认真地观察平原那边，象是打算由原路返回。这时军士长想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他知道威吓对于法尔科纳的儿子不起任何作用，便想尝试一下甜言蜜语和礼品的作用。

“小表侄，”他说，“我觉得你是个机灵人，你会很有出息的。不过你跟我玩了个鬼把戏，要不是怕惹我表哥马特奥难

受，我不把你抓走才怪呢！”

“嘿！”

“可是，等我表哥一回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他会因为你说谎而用皮鞭把你抽得浑身是血。”

“谁知道呢？”

“你会知道的……不过……只要你够朋友，我就送你一件东西。”

“而我倒是要给您一个建议，表叔，你们再耽搁下去吉阿内托可就要回到丛林了，那时候可就需要不止一个你这样的好汉进去找他啦。”

军士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银表，这只表起码值十个埃居。他发现小福尔图那托见到表眼睛发亮，就提着表链让表悬在空中，对他说：

“小淘气，你很想要这么个表挂在脖子上吧？你可以在维契奥的街上神气活现地东游西逛，有人问你：‘几点钟啦？’你就说：‘你们看我的表吧。’”

“等我长大了，伍长叔叔会给我一只表的。”

“不错，可是你叔叔的儿子已经有一只表了，没这只表漂亮倒是真的，但他年纪比你还小呢。”

孩子叹了口气。

“怎么样，想要这只表吗，小表侄？”

福尔图那托眼角瞟着那只表，活象一只猫瞟着人家摆在自己面前的一只整鸡。它觉得人家在耍弄它，不敢伸出爪子，并且不时移开视线以免屈服于诱惑，可是他不住地舔着嘴唇，似乎对主人说：“您的玩笑可太残忍了。”

不过军士长冈巴给他看那只表时倒象是诚心诚意的。福尔图那托没有伸出手去，而只是苦笑着对他说：

“您干吗取笑我？”